似水流年

怀念老校长张岂之先生

□ 张书省



我1972年作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入校也就半年左右，班主任通知我去参加一个校理论学习组，去了一看，张岂之、何炼成、李西彦、彭树智等先生都在场。也就从那个时刻起，我和张岂之等一众先生都有了交往。

先生和他的家人

毕业前夕，我去看望教我们戏剧文学课的孟昭燕老师，孟老师是张岂之先生的夫人。孟老师人很慈祥，讲课很生动，很受同学爱戴。我去看孟老师其实还有个小九九就是能见见张岂之先生。那次在孟老师房子里待了一二十分钟就出来了，我看见张先生在他房子里正伏案读写，就跟先生打了个招呼，没敢去打扰。

巧的是要出门时碰到一位刚进门的老人，孟老师说，这是你张老师的母亲。让我吃惊的是张先生的母亲，和张先生一样高高的、瘦瘦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老了也是亭亭玉立。张先生母亲也是一脸平和，这和张先生见人总是微笑着一脸平和是相同的。

正是这次，张先生给我留下了干干净净的美好印象。尤其是张先生的房间，几个书柜、一张桌子，一眼整洁干净，桌子上也没杂书杂物，我的感觉是：哇！这么干净，大教授。

明辨是非保护学生

我后来从中文系到红楼的宣传部当了几年干事，张先生已当了副校长，到1985年春天就当了校长。在楼道里校园里遇见也好，去办公室或开会也好，先生说话讲话都是干干脆脆，从没有拖泥带水，有的我感觉很棘手的问题，先生总能断然处置。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同学的一个小弟，他上西北大学前和邻村一个女孩领了结婚证，大约因为学习紧张，也可能是因为进了城，整整一学期他也没去过女孩家。这女孩有些泼辣，寻到学校就在校园里大喊大闹，闹得学校给了这个学生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留校察看的时间快到了，这女孩又来闹，闹得这个学生回不了校，眼看着上不成学了。

我看不下去了，这处分得也太过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农村人的讲究，虽然领了证，但是没有过门，没有办结婚典礼，女孩一直还在自己娘家，这就实际上没有结婚。而且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啊，这是道德问题，怎么可以因此而弄得人家连学也上不成呢？

我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找到了张校长办公室，啰啰嗦嗦说了许多，特别强调了在农村没有举行仪式没进男人家门就不算结婚的关中农村风俗，末了请先生能够关注过问一下这事，因为这等于毁了一个人的人生啊！

先生一直静静地听我说道，既没插话，也没发什么疑问，看我不说了，才说了句：我听清了！我来问一下情况。

我不久就调出学校，工作一忙，过去的事就淡忘了，以后多次见到先生，都再未提过这事。直到我快退休了偶然遇见老同学，他第一句就是“太感谢老同学了”。我还茫然，他才说，他小弟学籍后来恢复了。我说该感谢的是老校长。

批准我调动进省台

我深深地感谢张先生，还有我工作调动上的事，就是张先生签名批准的。

那是1988年，在我留校任教两年后，从校教务处当科长转入中文系当老师的同向荣调到了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当厅长，同厅长同意把我调入陕西电视台当记者，谁知我给校人事处和党委组织部一说，回答都是不行，都说学校需要你，你不能走！

我急了，当年留校我就不同意，我在县广播站当了5年记者，一心想从事新闻事业，只是服从组织分配才留了校。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咋就不放我走呢？但我也很冷静，知道不可胡搅蛮缠，得慎重寻找机会。忽然间就想起了张校长，他也许会给我放行。

我拿上省广电厅发的调令，就找到了张校长的办公室，他这时已从副校长升校长两三年了。我刚给先生说了两句，又递上调令，先生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他的大名：张岂之。

棘手加苦恼，在这一瞬间云开日出，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给先生深鞠一躬，说了句：太谢谢张老师了！我多年就一直这么称呼张老师的。张先生却笑着说了一句：“去省上好嘛，你走哪都是西大人！”

（作者系陕西电视台原副台长）

文化驿站

小说《主角》中镇柞方言的谐趣

□ 蒋维博

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我再一次回到了小说《主角》文本的品读当中。

我常跟人说，读《主角》，如果你不懂镇柞方言，可能只是看了一个关于“秦腔皇后”奋斗的故事；但如果你能懂其中的方言，或者愿意去品味这些词语，你看到的满纸都是秦岭深处镇安、柞水一带的人文风情。

小说作者陈彦是镇安人，我也是。这种天然的地缘关系，让我感觉他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小说《主角》，把老家的话都从记忆的深处刨出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这些若即若离的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家乡地域文化的“活化石”。

镇柞人夸一个人能干，不会直白说“你真行”“了不起”，可能会说“你歪得很”，还会用“能得用一根指头剥葱”来调侃。“能得用一根指头剥葱”这句话出现在忆秦娥走出九岩沟前，她母亲对她舅胡三元在剧团工作状态的描述。

这句话很活，很有画面感，也很传神。剥葱这事儿谁没干过？两只手都忙不过来，一根指头就办了，可见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山里人的幽默全在里面了，不跟你讲大道理，就跟你比划日子里的那点手艺。这种夸法，比什么“精明强干”都要生动一万倍。

可要是你矜持、不大方呢？镇柞人会说你“蹴头缩脑”。一个“蹴”字，形象极了——就是蹲在那儿，脑袋缩着，肩膀夹着，像只受了惊的鹌鹑。你都不用看见那个人，光听这个词，就能想象出她在人前怯生生的样子。小说里的忆秦娥初到县城时，就是这个模样，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小女孩，见到光怪陆离的县剧团各色人物，不蹴头缩脑才怪。

说人吝啬，不直接说“小气”，说“皮薄”。我琢磨了好一阵才明白其中的道理——皮薄的人，是舍不得把自己那层皮撑开往外给东西的。说人不机灵，叫“瓜不唧唧”，带着一点嗔怪的亲昵。说害羞，叫“嫌丑”，好像是在说，不是因为怕生，而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这种心理，真是细腻极了。

但最让我觉得亲切的，是那些跟日子有关的词。

比如描述农事活动的“在坡上”，替代普通话“去地里干活”，一个“坡”字精准锚定了秦岭山地梯田的地貌特征，当地耕地多依山势开垦成层层叠叠的坡地，而“上坡去了”这个动作本身就包含着负重攀爬的艰辛感。

忆秦娥在她舅因演出事故被抓后，偷逃回家，发现她妈为她生了弟弟正在坐月子，她妈成了“月毛子”。一个“毛”字，一下子就把那个阶段的脆弱说透了——刚出生的娃娃像绒毛，刚生完娃娃的女人也像绒毛，碰不得、吹不得，得小心翼翼地养着。这是山里人对生命的理解，粗中有细，笨拙里藏着疼惜。

同样，“黑耳朵”这歌词我确信也是镇柞方言特有，这三个字出现在胡彩香产后和丈夫的争吵中。有必要解释一下，镇柞人把非婚生子叫“黑耳朵”，这种指代虽然带着特定时代的保守色彩，但也体现了民间语言回避直白羞辱时，那种拐弯抹角的“智慧”，比起“私生子”三个字的锋利，多了几分不忍直言的含蓄。

把拜访别人不带礼物，叫“空脚吊手”。若直译为普通话空着手来，便失却了原生态的生动性，“空”字的不自在，“吊”字的轻佻感，都很妥帖。“空脚吊手”这个词也出现在《装台》中，比普通话表述多了几分戏谑与真实，把人的尴尬全写在了身体上。

还比如，忆秦娥住进地震棚，形容大通铺人挨人人挤人的拥挤程度，用了“挤得像红苕母子”，只有山里从事过春种秋收的人才知道，这个比喻是多么生动、形象。看到这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想起了自己在中学寄宿时的情景。

这些词，一个一个的，像是散落在田埂上的豆子，不弯腰捡起来，就不知道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而在所有这些词里，有一个字，最轻也最重，最平常也最深情——“娃”。

镇柞人叫最亲近的晚辈，就叫“娃”。不常喊名字，偶尔会叫小名，就是一声“娃呀”。别看这个字简单，在《主角》里，它出现的每一次，都像是往你心口上轻轻捶了一下。忆秦娥的舅舅胡三元喝醉了酒，对着外甥女喊“娃呀”，里面有心酸、有愧疚、有恨铁不成钢；剧团的老师傅看着忆秦娥练功练得满身伤，叹一口气说“娃呀”，里面有疼惜、有怜爱、有对后辈的一片苦心。这一个字，顶得上一千句“我爱你”。这就是山里人的感情，埋在土里，不张扬，可一旦长出来，就是一棵树。

陈彦把这些方言安在人物身上，就像给每个人量身裁了件衣裳，穿着妥帖，看着顺眼。

忆秦娥的舅舅胡三元，敲了一辈子鼓，脾气暴，嘴上不饶人，骂起人来不带脏字，可句句扎心。他说人“琉璃皮掌”，这个词我一直觉得特别传神，用来形容一个人表面光鲜、底下邋遢，简直像一幅漫画。

而忆秦娥自己呢？从山沟里出来，话本来就少。她的“瓜不唧唧”，在别人眼里是笨拙，是不通人情世故，可也正是这份“瓜”，让她能把自己裹起来，一门心思扑在戏上。那些聪明的、能说会道的，一个个都散了、变了、跑了，就剩这个“瓜女子”，最后成了角儿。

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从农村走到城市里的，慢慢地都不会说老家的话了。我也是。过年回去，亲戚们说的那些老词儿，有的我要愣一下才能反应过来。方言这个东西，说没用，好像也没什么用，它不能帮你什么，可是你丢了它，就像老屋拆了，地基还在，但你再也找不着门了。

陈彦把镇柞话写进书里，让那些词活在了纸上。你可以不懂这些方言，只看故事，但你会错过很多东西——错过山里人那种把你拉到跟前、贴着耳朵说话的亲热劲儿；错过庄稼汉骂人不带脏字、夸人不戴高帽的智慧；错过一个“娃”字背后，藏了多少说不出口的惦记。

美文小札

骊山晚照

□ 李泽仁

秦岭绵延千里，余脉蜿蜒至临潼，凝成一座钟灵毓秀的骊山。它不似华山的奇峰峻岭，自带温润厚重的气韵，是镌刻着神话、王朝与近代风云的文脉名山，更是关中八景之一“骊山晚照”的栖居地。一山藏古今，一夕映山河，骊山的风骨与温柔，都浸没在落日晚霞的暮色里。

上古时期传说女娲大神在骊山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留下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最初印记。西周末年，周幽王在此上演烽火戏诸侯的典故，骊山见证了朝代的变换兴替。秦始皇将陵寝建于骊山北麓，留下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盛唐时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华清宫传奇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留下千古流传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为这座山添了一抹浪漫色彩。千年之后的近代，骊山再次见证着历史，山上的兵谏亭静静矗立，铭刻着西安事变的历史转折，让这座灵山兼具风月柔情与家国风骨。

若说骊山最动人的景致，终究是落日余晖下的晚照盛景。白日的青山苍翠葱茏、林木蓊郁，待到夕阳西沉、霞光铺天，整座骊山便褪去素色，换上一身赤金霞衣。万道红光倾泻山峦，层林尽染，连绵起伏的山势明暗交错。远眺而去，整座山峦宛若一匹披霞烈焰的骏马，静卧渭水之畔，似欲乘风腾跃，姿态壮阔而灵动，绮丽景致浑然天成，尽藏长安暮色的极致浪漫。晚风拂过青山林，霞光漫过观亭台，自成一幅悠远静谧的山水画卷。

骊山晚照，自古便引得无数文人墨客驻足吟咏，留下传世诗篇为其增色。元代诗人刁白在诗文《渭水》中这样写道“渭水秋天白，骊山晚照红”。秋日渭水澄澈泛白，骊山晚照炽红热烈，一水一山、一白一红，交相辉映，将关中暮色的辽阔与澄澈渲染得淋漓尽致。明代诗人刘储秀亦沉醉此景，“复此斜阳相映初，红云朵朵照芙蓉”寥寥诗句，定格一瞬盛景，绘出了骊山晚照的绮丽动人和宁静悠远。

如今，骊山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已成为往来游客邂逅晚照盛景的绝佳去处。这条全长四十二公里的山路，素有西安最美环山路、骊山十八弯、临潼秋名山的美誉，也被网友称作陕西七十二拐。九曲回环的山路依山而建，山峦之间高低错落、曲折有致。不仅是自驾、骑行与越野爱好者的心仪之地，也是摄影师捕捉落日晚霞的绝佳秘境，网红藤原豆腐店坐落于此，为千年古山添了几分新潮烟火气。行至山间观景台，驻足远眺，落日美景、渭水风光尽收眼底。

一山承千古，一照醉凡尘。骊山从不是单一的风景，而是神话与烟火、历史与现实、古韵与新潮的交融。落日缓缓西坠，霞光层层晕染，晚风掠过山峦，吹过秦始皇驻足的土地，拂过盛唐风月的遗迹，轻拭近代峥嵘的丰碑。登顶骊山追一场日落，看余晖染红山河，望暮色浸润长安。千年的骊山晚照，讲述着长安的历史故事，也承载着华夏大地沉淀千载的厚重与温柔。

悦读书吧

泥土生文在“春暖花开时”

——读王健春散文集《春暖花开时》有感

□ 何娟

手捧王健春老师的《春暖花开时》，看到印着秦巴山水、迎春繁花的素雅封面，初见便令人心绪安然沉静。

读完十辑篇目、近三十万字文稿，掩卷回味，一腔暖意与深切感动久久萦绕心间。全书摒弃浮华辞藻，笔墨尽数落于平利山野风物、市井烟火，字里行间承载着基层群众的悲欢冷暖、世间百态，更凝聚着作者数十年扎根乡土、笔耕不辍的文学初心与使命担当。身为一名热爱文字，却难以沉心创作的文学爱好者，王老师于我而言，既是本土的知名作家，更是引导我踏上文学求索之路的良师。

与王老师相识已有二十载，深知他身兼数职，是中国作协会员、省曲协理事、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县政协委员，多年负责县文联工作，还曾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总队长，日常政务繁杂、基层事务缠身，他却始终笔耕不辍。细品《春暖花开时》，我读懂了他文字厚重质朴、饱含温情的底气根源，整部文集扎根平利热土、取材真实生活，没有空洞抒情、虚泛议论，笔下皆是身边平凡鲜活的普通人：奔走乡村的老支书、返乡创业的产业带头人、坚守一线的驻村干部、勤劳务实的市井匠人、热心公益的德望乡贤……在他的眼眸与文字里，山野草木皆含情，村居烟火尽藏事。

王老师的文字之所以打动人，核心在于他心怀悲悯、共情众生。文集同名散文《春暖花开时》，追忆慈母，笔触柔软真挚，句句饱含赤子深情；书写聋哑夫妻自力更生、残疾群众励志创业故事，满含尊重与赞美；记录走访独居老人、帮扶困难农户的驻村随笔，处处流露大爱与温情。小到一餐家常便饭、一次邻里闲谈，大到乡村变化、县域发展，皆可入文，以小见大，将百姓悲欢、乡土变迁尽收于笔墨间。正如平利籍作家刘云在文集序言中所说，他一边恪尽职守深耕基层、履职尽责，一边潜心耕耘乡土文脉，如春蚕织茧一般，耗费半生心血淬炼出这部厚重文集。我豁然醒悟：文学创作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玩乐，唯有心怀热爱、认真生活的人，才能创作出这般有血肉、有温度、有力量、接地气的佳作。

或许因为我们同是政协人，我留意到书中收录了不少写政协人和事的文章，如《大姐，早安！》，那是从学生、同事、私交、部下的角度，追忆过早离世的政协原主席严早平，“大姐”和蔼可亲、细致入微、果敢担当、廉洁奉公的形象跃然纸上；《阿龙这些事这个人》，则是以书评的形式介绍了一位既是优秀政协委员又是出色杂文作家的同行老师；《遥望五峰，一路向东！》，以一次新书发行研讨会为契机，讲述了父子两位政协委员的履职故事；《一封家书话巨变》《刚柔并济书华章》更是获得了省政协“委员说：陕西这十年”和“‘秦人 秦事 秦商量’讲好新时代政协故事”征文大奖。我忽然意识到王老师整部书每篇文章其实都是在认真履职，他以作家独到视角、文学独特形式，给我们呈送了一份与众不同的社情民意信息。

最令我敬佩和羡慕的是，王老师将公职担当与文学热爱相融共生，成就了最幸福的“双向奔赴”。担任县文联主席期间，他从未闭门创作、独善其身，始终以繁荣县域文艺、培育乡土文学人才为核心己任，早年平利大批民间诗人、农民写手散落乡野，各自摸索，缺乏交流平台，优秀文稿无处刊发，创作才华难以施展，他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多次组织采风联谊、创作培训，深入镇村挖掘田间地头的农民作家与青年文学新人，让他们的作品刊发在《平利文学》，并多次对接《安康日报》，持续推介平利文学新人，让一众基层爱好者、农民诗人的作品走出乡野、登上报刊，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经年累月的扶持与聚力，盘活了平利文学创作氛围，搭建起薪火相传的平利作家队伍，让县文联成为我们的“温馨娘家”。

一册《春暖花开时》，恰似一缕和煦春风，吹散了我内心的浮躁与懈怠，细品方才了然，王老师行文从容、字字生辉的背后，是他数十年一往情深的文学热爱与持之以恒的笔墨坚守，纵使公务缠身、事务繁杂，也从不敷衍懈怠、不曾找寻借口，心甘情愿为乡土文脉默默耕耘。这份纯粹执着的情怀深深感染了我，也坚定了我潜心创作的信念，往后我必多读书、勤练笔，恪守文学初心，永葆文字热爱，愿笔墨书香相伴余生、涵养心性、滋养灵魂，终身不负心中这份赤诚喜好。

（作者系安康市平利县政协干部）

